

教书育人 化民成俗：郁达夫职业生涯之一

李杭春

讲台上的郁达夫上统计课、上英文德文、讲欧洲革命，很多时候与文学无关。不过，课堂教学不是郁达夫的擅长。这或许与他多少有些自卑、怯懦的个人秉性不无关联。但他博学、风雅、耿直、机敏，而且本质里又刻苦、严谨，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观。

郁达夫是一位诗人，小说、散文、游记作家，但达公本人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，当他在家码字的时候，他称自己为“失业者”，尽管在创作和出版上，他多产，畅销，而且善于包装和营销。他一生职业生涯有四：教书、编刊(报)、为官、做实业，而教书育人，是他长期关注和投身的一个领域。

郁达夫，固然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艺家，但其实也是一个忠诚的教育工作者。因为他在文艺方面的名声太盛了，倒把他在教育方面的服务成绩掩(淹)没了。……郁达夫是从最初以至最后都并未放弃学校这一教育场地的，我们从他一生的经历中，可知虽然在文艺方面用的力比较大，而对于学校教育的机会却也是异常重视的。(吴一心《郁达夫》)

郁达夫有不少作品发表在《中学生》《教育杂志》这样的报刊上，多次为各地大、中、小学生演讲，也义务担任诸如《国文读本》之类中小学读物的编委或特约撰述者，还在《星洲日报·星期刊》上创办了专栏“教育周刊”。而他留下的文字里，对中小学教育、大学教育、战时教育和地方教育都有发表意见。所以吴一心之称郁达夫为“忠诚的教育工作者”，斯言不虚也。

这其中，“大学教授”，又是诗人最为珍视的一个身份。郁达夫先后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(1921, 1922)、北京大学(1923—1925)、武昌师范大学(1925)、广州广东一中山大学(1926)、上海法科大学(1927)、安徽省立大学(1929)、杭州之江文理学院(1933)等高校任教，前后长达 12 个年头；所开课程门类不一，有据能考者有《欧洲革命史》(安庆法政专门学校)、《统计学》《戏剧(英语)》《公共英语》(北京大学)、《艺术概论》(北京美术专门学校)、《文学概论》《小说论》《戏剧论》(武昌师范大学)、《德文》(上海法政专科学校)、《比较文学》(之江文理学院)等，可以说交融文理，会通中外；在校中有时也身兼数职，比如在广州中大，



《小说论》和《芜萝集》封面

曾出任英文系主任、出版部主任等。

我们发现，教书不仅是郁达夫的谋生手段，也是其广交朋友、累积素材、展拓文字空间的重要途径。同时，作为跨界文学与大学两个圈子的现代作家，其所揭示的现代文人与现代教育的关系，由此或也可见一斑。

“有识的无产阶级的最苦的职业”

当官费留学生涯行将结束之时，生计问题就摆在了郁达夫面前。1921 年 8 月中旬，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委泰东图书局赵南公找一位英文教习，月薪 200 元，郭沫若推荐郁达夫前往。9 月 13 日，郁达夫自日本抵沪，当天就与郭沫若同访赵南公。赵南公是一位豪爽又精明的生意人，对编辑部里几个年轻人，钱不给，酒管够，而且纵容他们的各种出版计划。短短两三年内，创造社各类丛书和杂志相继被策划、编辑和出版，并且赢得了广泛的追捧。

考虑到泰东书局只包膳宿不发薪资，而安庆学校却提供不菲的薪水，郁达夫欣然赴职，10 月 1 日，他就到了安庆，在那里一直待到学期结束。第二年秋，取得东京帝大学位证书以后，复返安庆继续教职。

郁达夫在安庆法政学校执教两个学期，讲授《欧洲革命史》。“四点钟讲义之外，又不得不加以八点钟的预备”，看得出来，压力山大。从他后来《芜城日记》《茫茫夜》《芜萝行》《一封信》等文字的记载，我们相信，教书作为“有识无产阶级的最苦的职业”(《芜萝行》)，并不是郁达夫最喜欢和擅长的工作。

现在我名义上总算已经得了一个职业，若要拼命干去，这几点钟学校的讲义也尽够我日夜的工作了。但我一拿到讲义稿，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，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，正如酒醉的人，打转饱嗝来的样子。我的职业，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收我心意的魔力，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。讲到职业的问题，我倒觉得不如从前失业时候的自在了。(郁达夫《一封信》)

当然，郁达夫的文字有夸

张和矫饰的成分，究竟是否果真如其陈述，或许要打个问号，因为尽管感受着不自在、不趣味，诗人仍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，将一半的职业生命都贡献在高校里。小说《茫茫夜》专门设置有一个情节，让学校教务长跑上质夫房里来，祝贺初上讲台的于质夫“铜墙铁壁地站住了”：“你成功了。你今天大成功。你所教的几班，都来要求加钟点了。”这位初到 A 地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的“于质夫”显然是以达夫本人为原型的。不能保证这样的内容完全写实，同样，也不能保证完全虚构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份工作既能维持个人身份的体面，也能维持家庭生活的体面，这或许是这个阶段的郁达夫迫切需要的。郁达夫在部分高校任职薪资如下：

- 安庆法政专门学校，英文教员，月薪 200；
- 北京大学，统计学讲师，月薪 117；
- 武昌师范大学，文科教授，月薪 240 上下(参《吴虞日记》)；
- 广州中山大学，文科教授，月薪不低于 210(参《劳生

日记》)；

- 上海法科大学，兼职德文教员，月薪 48；
- 安徽省立大学，文科教授(或兼系主任，参杨亮功《百花亭两年》)，月薪 340；
- 杭州之江文理学院，国文系兼任教员(讲师)，月薪 104。

除去上海法科和杭州之江两份兼职，在每月个位数银元就能维持基本生活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郁达夫在各个高校的任职薪水都很高，尤其安庆的两所学校。“安庆地方甚小，物质条件又差，不易吸引人才。惟有提高待遇，使其生活安适，才能聘到优良教授。”(杨亮功《百花亭两年》)这似乎是安庆教育当局的共识和常规操作，以郁达夫任教的安庆法政和省立安大，提供给教授的月薪都在水准线以上。

另外，从现有郁达夫日记看，这个时期郁达夫对薪水的分配和使用，很大可能是月发薪水悉被寄回家用，而自己的小金库或由稿费 and 版税支持。据《劳生日记》，在广州中山大学，郁达夫曾领到两个月补发的欠薪 100 余元，他转身就寄富阳 100 元，而此前不久，刚寄回一个月(部分)薪水 160 元，几乎是和盘托清，还担心被媳妇指责“只有这么点钱”。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出的信息是很丰富的，时人称郁达夫浪漫腐化，背叛家庭；或郁达夫自称穷愁潦倒，生计无着，或许都要先打个问号。

比较特殊的是北大，薪水不高，还常闹拖欠。

北大教职由东京帝大校友陈启修推荐，因其将往苏联作“俄情考察”，托帝大经济科毕业的郁达夫代授其统计学课。1923 年 10 月 1 日，北京大学向郁达夫发出北大讲师聘书(《北京大学日报》第 1313 号)。10 月 9 日郁达夫抵北京，10 月 18 日，开始为经济、政治、史学三系学生上统计学课(《北京大学日报》第 1312—1315 号)。

显然，作为讲师，郁达夫在北大薪资有限。所以这一年，郁达夫同时任教于德胜门内石